

浅论唐代诗歌对《史记》卫青之接受

陈明霞

桂林旅游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卫青、霍去病和李广作为司马迁笔下的对匈作战的名将，成了后世诗歌的书写对象。但后世诗歌作品更多是赞美李广的英雄豪气和霍去病的少年英气，卫青所受到的关注则较低。汉代与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两个相似的强盛王朝，唐代诗人对于汉朝常有异代共鸣之感。唐代诗歌对卫青形象的接受，可反映《史记》卫青形象对后世文学之影响。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卫青的评价体现出一种褒贬相杂的情感态度，故唐诗对卫青形象的接受也主要表现为褒誉和贬抑两种倾向。

[关键词]《史记》；卫青；唐诗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0.486

卫青、霍去病和李广作为司马迁笔下的对匈作战的名将，成了后世诗歌的书写对象。但较多的诗歌作品是赞美李广和霍去病，卫青所受到的关注较低。

汉代与唐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两个耀眼瞩目的强盛王朝，二者有不少的相同点，使得唐代诗人对于汉朝常有异代共鸣之感，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以汉比唐，以汉代唐，书写吟咏汉代名人，表现出一种“汉朝情结”。笔者拟以唐代诗歌为例，探讨其对卫青形象的接受。

检索《全唐诗》，诗句中含有“李广”或“李将军（且指李广）”的唐诗约有40首，此外，查询《全宋词》，含“李广”词有4首；“卫霍”词约有5首。唐诗中含有“霍嫖姚”或“霍将军（且指霍去病）”的约有30首，而诗句中含有“卫青”或“卫将军（且指卫青）”的唐诗仅约有8首。由此可知，卫青在后世传播和接受的力度远不如李广和霍去病。

原因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卫青的评价体现出一种褒贬相杂的情感态度，故而唐诗对卫青形象的接受也主要表现为褒誉和贬抑两种倾向。

一、功臣唯有卫将军

（一）把卫青作为吟咏对象。汉朝之贤相名将及其伟大功业，契合了积极进取、追求功名的唐代诗人的心理，故唐人常借吟咏汉朝功臣名将而抒发自己蓬勃昂扬的胸襟抱负，如盛唐诗人高适的《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里空寥落。北上登蓟门，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追忆汉朝名将卫青、霍去病的赫赫战绩，期冀同卫、霍一样在边疆建立不朽功业、封侯拜相。又如晚唐诗人李绅的《到宣武三十韵》：“……白发侵霜变，丹心捧日惊。卫青终保志，潘岳未忘情。期月终迷化，三年讵有成。惟看波海动，天外斩长鲸”，这首诗写了诗人赴宣武任节度使的情况。尽管此时正处于朝廷风雨飘摇之际，诗人仍坚定信念，通过对卫青守边报国之志矢志不渝的歌颂，激情满怀地抒发了他必将实现汴州的治理成效、为国家太平竭忠尽智的豪情壮志。此外，唐人诗人有时也在诗中借由卫青表达一种自我宽慰、自我勉励之意，如崔融的《拟古》：“……所思在何处，宛在机中织。离梦当有魂，愁容定无力。夙龄负奇志，中夜三叹息。拔剑斩长榆，弯弓射小棘。班张固非拟，卫霍行可即。寄谢闺中人，努力加飧食。”边戍艰苦，然而不能意志消沉，要学卫青、霍去病那般建功立业，实现报国之志，使

远在家乡的亲人有所慰藉。又如戴叔伦《赠张挥使》：“谪戍孤城小，思家万里遥。汉廷求卫霍，剑珮上青霄。”虽被贬谪到偏远的边城，但同卫、霍守卫汉廷疆土那般，仍能为国家尽心献力。

（二）把卫青作为诗歌引用的典故。通过卫青来烘托比称某人的才能品性和功绩，以此达到赞颂某人的目的。如高适的《送浑将军出塞》：“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子孙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银鞍玉勒绣螭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传有沙场千万骑，昨日边庭羽书至……”，其中通过描写霍去病的英勇善战、李广的身先士卒和卫青的军谋过人而无须依循古兵法，来侧面刻画浑将军的优秀品质。如王维的《燕支行》“卫霍才堪一骑将，朝廷不数贰师功”，将卫霍功劳和李广利相比，肯定了卫青的骑将之名。又如耿漳《上将行》：“萧关扫定犬羊群，闭阁层城白日曛。枥上骅骝嘶鼓角，门前老将识风云。旌旗四面寒山映，丝管千家静夜闻。谁道古来多简册，功臣唯有卫将军。”诗人由衷地赞颂了边疆将士的克定敌军之势、守卫疆土之功，并坚信与汉代名将卫青一样建立了不朽功业的“上将”必能名留青史、亘古流传。其他再如李白的《君子有所思行》：“紫阁连终南，青冥天倪色。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厩马散连山，军容威绝域。伊皋运元化，卫霍输筋力……”用古贤臣伊尹、皋陶来喻朝廷文臣治化，用古良将卫青、霍去病朝廷盛唐武将护国，以此来展现盛唐之强盛所在；皇甫冉的《送王相公之幽州》：“自昔萧曹任，难兼卫霍功。勤劳无远近，旌节屡西东。”赞誉“王相公”即汉代贤相萧何、曹参的辅国之才，又兼有汉代良将卫青、霍去病的显赫战功；无名氏的《观剑南献捷》：“遐圻新破虏，名将旧登坛。戎馘西南至，毡裘长幼观。边疆氛已息，矛戟血犹残。紫陌欢声动，丹墀喜气盘。唐虞方德易，卫霍比功难。共睹俘囚入，赓歌万国安。”热情地描写了欢快盛大的献捷仪式场面，歌颂了将士们所取得的巨大功绩，正如卫青、霍去病二人所创下的汗马功劳，不相上下，无人可比拟等等。卢群的《淮西席上醉歌》“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卫霍真诚奉主，貔虎十万一身……”以卫、霍之忠君善战来表达自己的愿望：期望能有像卫、霍一样的赤胆良将来御侮卫国，以使天下太平；贯休《拟齐梁体寄冯使君三首》其一“……惭非卫霍松，何以当清风”，将卫青、霍去病喻作迎风而立之松，欣赏之意寓于其中等等。

(三) 作为儿童启蒙教育的英雄典范。涉及卫青的唐诗还有李瀚的《蒙求》，全诗为四言韵文，每句均涉及一个历史典故。其中“卫青拜幕，去病辞第”，诗句前面说的是汉元朔五年卫青率军击胡取得大捷后，汉武帝派遣使官于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而后面说的则是汉武帝为霍去病修建府第，霍去病却回答：“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两件事情在《史记》中均有记载。它们体现了卫青的骁勇善战及其所取得的不菲战功，和霍去病的热爱国家、报国不渝。而诗人将它们在儿童启蒙诗中，可见诗人对卫青、霍去病的赞颂之情和对孩童的激励劝勉之意。

总的来说，唐诗对卫青形象的接受所表现出来的褒扬的倾向，基本上是延续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卫青的杰出军事才能及捍卫边疆之功绩的肯定和赞许。

二、卫青谩作大将军

尽管有不少诗人在创作中书写卫青的正面形象来表达诗歌的内容主题，然而受《史记》对卫青以外戚身份深受天子宠信、官至大将军等记述的影响，唐代诗人更多着眼于卫青（连带霍去病）的外戚以及天子宠臣的上层阶级身份，故而往往在诗中偏重展现卫青的消极形象，来揭示社会的阴暗面和表达心中不满。

(一) 将卫青作为外戚贵族奢侈腐败的代名词。以此来揭露和讽刺上层权贵势力的嚣张气焰和腐败生活，表达自己的批判之意。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写皇宫内的金银宝器，国家的财富，尽被贵戚豪族收揽入自己的门内，朝廷之腐败如此，上层权贵极尽富贵奢侈，而下层百姓却穷苦交加、无以奉养。又如韦应物的《长安道》：“宝马横来下建章，香车却转避驰道。贵游谁最贵，卫霍世难比。何能蒙主恩，幸遇边尘起。归来甲第拱皇居。朱门峨峨临九衢，中有流苏合欢之宝帐，一百二十凤凰罗列含明珠……”借写卫、霍的功名盛和深受天子宠信来展现贵戚宠臣得势之后的气焰高涨和豪奢享乐。

(二) 对卫青靠裙带关系获得显贵控诉社会不公。司马迁隐藏在《史记》当中的思想情感倾向，使得卫青个人所取得的功绩难免让后人产生质疑。唐代不少诗人通过书写卫青（连带霍去病）因外戚而贵幸，由战功而富贵的事情，将卫青塑造为受到天子眷顾、依靠裙带关系而平步青云的形象，抒发自身的愤慨之情。高适是这么说的“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李白说的“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又如前文所引王维《老将行》“……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将汉朝两位击胡名将的不同境遇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一边是卫青七战不败功高爵重，另一边却是李广屡战无功始终无封，诗人正是通过这样巨大差距来揭示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并藉由“天幸”和“数奇”之对比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仅在于个人之命运，更在于统治者个人的偏好，表达了对赏罚不公的批判。此外还有骆宾王的《帝京

篇》“……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始见田窦相移夺，俄闻卫霍有功勋。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朱门无复张公子，灞亭谁畏李将军……”，“俄”一字带有几丝意外、惊诧之意，诗人深深地权贵势力如同汉代的卫青、霍去病那样升迁之突然、迅速；以及于湆的《塞下曲》“紫塞晓屯兵，黄沙披甲卧。战鼓声未齐，鸟鸢已相贺。燕然山上云，半是离乡魂。卫霍待富贵，岂能无乾坤”和《边游录戍卒言》：“二十属卢龙，三十防沙漠。平生爱功业，不觉从军恶。今来客鬓改，知学弯弓错。赤肉痛金疮，他人成卫霍。目断望君门，君门苦寥廓”，诗人采用了对比衬托的手法，揭露出战争之恶——以绝大多数中下层将士的血泪伤痛乃至生命成就极少数将领的赫赫战功和荣华富贵，在这里“卫霍”代指那些通过滥用武力取得功勋利禄但实际无益于国家社稷的少数高层将领。

(三) 通过贬抑卫青颂扬诗人心中的英雄。在军事才能方面对卫青进行怀疑和贬弃，以此达到赞扬、歌颂特定对象的效果。如李白的《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和《送张遥之寿阳幕府》“张子勇且英，少轻卫霍孱”，杜甫的《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德叙怀斐然之作三十韵》“岂惟高卫霍，曾是接应徐”，戎昱的《泾州观元戎出师》“卫青师自老，魏绛赏何功”等均属此类，认为卫青（有时连带霍去病）在行军作战方面不过尔尔，不能与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相提并论，以此来称美抬高诗人自己所要颂扬的对象。

综上，无论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对卫青或褒誉或贬抑的态度，是发自个人内心想法，还是出于诗歌艺术创造的需要，但由唐代诗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偏重于将卫（霍）的击胡功绩与其外戚和天子宠臣的身份联系起来，可见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卫青的记述及显性、隐性的评价态度对后人接受卫青形象的深刻影响。“将家难立是威声，不见多传卫霍名”（李涉《邠州词献高尚书三首》其一），不得不说，《史记》是其中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 [1] (汉)司马迁. 史记: (宋)裴焘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 [M]. 北京: 中华书局 (赵生群点校本), 2014.
- [2] (东汉)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 (日)泷川资言. 史记会注考证 [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4] 张大可. 史记新注 [M]. 华文出版社, 2000.
- [5] 韩兆琦. 点赞·质疑·史记研读随笔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0.
- [6] 韩兆琦. 史记新读 [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7.
- [7] 俞樟华赵霞. 论唐代诗人对《史记李将军列传》的接受 [J]. 汉中师范学院学报, 2002 (05)

作者简介:

陈明霞 (1977.11-), 女, 汉, 广西玉林人, 本科, 研究方向: 历史教育。